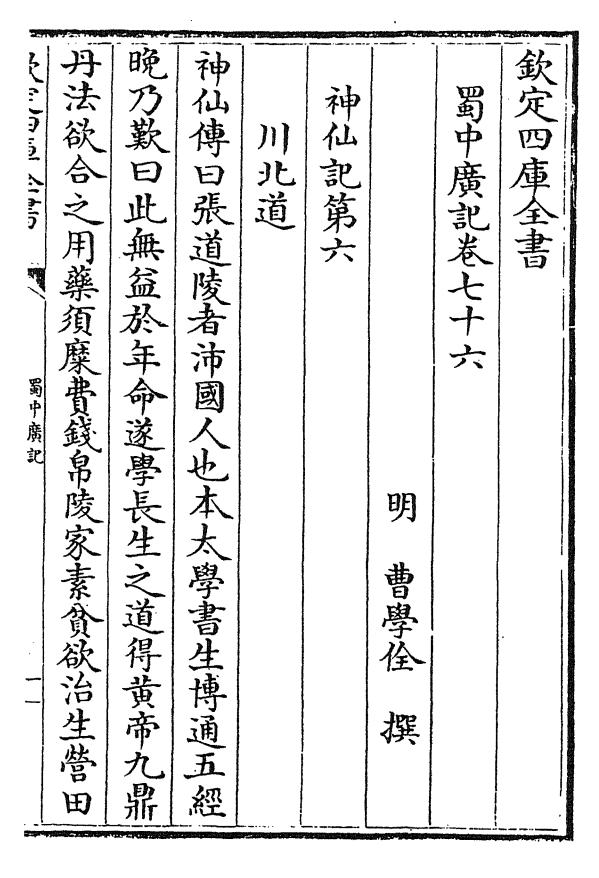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蜀中廣記卷七十六

明　曹學佺　撰

神仙記第六

川北道

神仙傳曰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歎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須糜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

牧畜非已所長乃不就聞蜀中人多純厚易於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住鶴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乃精思鍊要忽有天人下來乘萬騎金車羽蓋驂龍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盟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於是百姓翕然奉事以為師弟子戸至數萬即立祭酒分領其戸有如官長使諸弟子隨事輪出絲絹器物紙筆樵薪什物等令人修復道路不修復者皆能疾病百姓斬草除溷無所

不為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將為此文從天上下也陵又欲以廉恥治人不喜使刑罰乃立條制使有病疾者皆疏記生身已來所犯之罪乃首言投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復犯法將當以生死為約於是百姓計念邂逅病疾輒當首過一則得愈二使羞慙不敢重犯且畏天地從此之後所違犯者皆改為善矣陵乃多得財物以市其藥合丹丹成服半劑不願即昇天去乃能分形作數十人其所居門前水池陵常乘舟戲其中而諸道

士賔客往來盈庭巷座上常有陵與賔客對談共食飲而眞陵故在池中也其治病事皆採取玄素但改易其大較轉其首尾而大途猶同歸陵語諸人曰爾輩多俗態未除不能棄世正可得吾行氣導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數百歲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長又言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說長短形狀至時果有趙昇從東方來生年未相見其形貌一如陵所説陵乃七度試昇皆過乃授昇

丹經七試者第一試昇到門不為通使人罵辱四十餘日露宿不去乃内之第二試使昇於草中守黍驅獸暮遣美女非常託言遠行過寄宿與昇接牀明日又稱脚痛不去遂留數日亦復調戲昇昇終不失正第三試昇行道忽見遺金三十餅昇乃走過不取第四令昇入山採薪三虎交前咬昇衣服唯不傷身昇不恐顔色不變謂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為非故遠千里來事神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也豈非山鬼使汝來試我乎須臾

虎乃起去第五試昇於市買十餘匹絹付直訖而絹主誣之云未得昇即捨去別脫已衣買絹而歸殊無悋色第六試昇守視田穀有一人來叩頭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穢可憎昇愴然為之動容解衣衣之以私糧設食又以私米遺之第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臺絕巖之上下有一桃樹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有大實陵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於時伏而窺之者二百餘人股戰流汗無敢

久臨視之者莫不却退而還謝不能得昇一視乃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在此終不使吾死於石中耳師省敎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乃從上自擲正得投樹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而石壁險峻無所攀緣不能得還乃以桃一一擲上正得二百二顆陵得而分賜諸弟子各一自食一留一以待昇陵乃以手引昇衆視之見陵臂加長二三丈昇忽然已來還乃以向所留桃與之昇食桃畢陵乃臨谷上戲笑而言曰趙昇自正心身

投樹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試投下當應大得桃也衆人皆諫唯昇與王長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則連天下則無底往來道路莫不驚歎悲涕唯昇長二人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自投於不測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墮陵前而陵坐局脚牀斗帳中見昇長二人笑曰固知汝來乃授二人道畢三日乃還歸治舊舍諸弟子驚悲不息後陵與昇長三人皆白日冲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而乃没於

雲霄也

雲臺治中内錄曰太上老君傳授雲臺正治官圖治山竈鼎等得四十一代相承具人名代數於後

第一代老君老君火山大丹治法傳授三百人惟王方平尹喜徐甲系代

第二代王方平授三十人茅濛孫盈章震系代

第三代章震授十七人若士李夫人名仙系代

第四代若士士授五十二人李元君及白石先生李常

在系代
第五代李元君授七十二人王子喬許述成系代
第六代諸仙别傳分散世絶系治官氣幷治名老君於
是再下平葢山授張陵為雲臺治付以火芝火仙之經
方術變化長生不死之藥登昇雲天之道勑為第六代
道外孫而東海小童君為陵保舉師太上老君為度師
度雲臺治封陵為天師天師授三百人唯張申趙昇李
忠系代

第七代張申授三十三人唯李仲春李意期李玄系代

第八代李仲春授十五人李少君魏伯陽系代

第九代李少君授九十人欒巴李常存系代

第十代欒巴授五人陰長生李宙先系代

第十一代陰長生授八人張景霄王萬縉系代

第十二代張景霄授五人唯劉馮系代

第十三代劉馮授五人唯劉政系代

第十四代劉政授五人孫博嚴光系代

第十五代孫博授三人無可代者乃入林屋山中合龍虎大丹而昇天治法又絶於是太上老君命李仲甫出神仙之都以法授江南左慈元放令繼為十六代師

第十六代左元放授八十人介象嚴光女李佗系代

第十七代介象授四十人李延張授萬葛卿阮玉李用系代

第十八代李延介談延談授十八人唯劉景系代

第十九代劉景授四人東海郭延系代

第二十代郭延授三十人唯靈壽光系代
第二十一代靈壽光光本外國人授十八人唯何述系代
第二十二代何述授十人羅先期系代
第二十三代羅先期授二十人甘季仁甘孝先系代
第二十四代甘孝先授五十一人唯石帆公系代
第二十五代石帆公授十九人宫户系代一云宫中用户字也

第二十六代宫戸授八十人無可傳者乃入南嶽及天台山經八十五年世絶老君於是再降廬山勑左元放授施存葛玄

第二十七代施存授七十人但皆地仙唯同學葛玄繼代

第二十八代葛玄授十九人張泰仇真李用系代別出

第二十九代老君命紫衣使者下於廬山授五人尹思尹軌系代傳治思授七十人唯女子樊忠和韋義山系

代

第三十代尹軌授十九人唯女仙李元一系代

第三十一代女仙樊忠和授二人唯劉綱東陵母系代

第三十二代女仙李元一授四十人無一可傳治法又絕

第三十三代劉綱綱樊夫人弟子雖居官治又其夫也治法又絕

第三十四代張秦秦葛玄弟子也玄見代絕乃令秦授

十一人唯王列系代
第三十五代王列授九人許遜胡少真系代
第三十六代許遜授一百人無一可授系代又絶遜昇天後兩代人民征伐真志不傳
第三十七代老君敕使三人於天台山令葛玄傳鄭思遠授十九人葛洪李淳風系代
第三十八代李淳風授四十人有四人系代而未傳授者二人為李道興李靖後又隱於房公之山一百年後

乃出授張常存李太虛李惠舉同太師神等四人
第三十九代李惠舉張常存而各分代傳授皆稱三十九代孫惠舉授三十人唯三人可代李保真白玄中李太昌張常存授三十七人唯三人願系代孫張真應真孫道用
第四十代李保真授二十四治共百人唯林通元李德仁系代
第四十一代林通元凡此以雲臺嗣法得並載

梁州記曰㪯水北㪯鄉山有仙人唐公房祠有一碑廟北有大坑碑云是其舊宅處公房舉宅登仙故為坑焉馮真人漢車騎將軍馮緄子也修煉於岳門山一日辭父母謂當仙去𠳐來晨鶴飛為候父登山望之果然宋直講黎錞詩少小厭塵土奮身避庭闈卜居托孤頂風雨在茅茨朝元夜無寐絶粒朝不飢功成帝宣至名起登太微　按廣安志為五代將軍馮勝之子未知孰是靈驗記益州唐隆縣大通觀晉義熙元年乙巳置周末

摧殘僅存基址武德中邑人呂細因過其地遇一道士乘青驢自天而下於觀基之内盤迴指畫良久昇天呂細與范仲良同受其教即日共出金帛特造觀宇有紫微閣高八十餘尺尤為宏壯太尉南康王韋臯再加修飾其側有市城觀在縣西南八里有石像天尊一十三身高一丈三尺每至齋月吉晨鐘或自鳴夜有神燈晝有仙人來往遠近共知焉

抱朴子曰岷山道士張蓋蹹及偶豪成二人精思於蜀

雲臺山石室中忽有四人黄絹单衣葛巾往揖其前曰勞乎道士辛苦幽隱於是二人顧視鏡中乃鹿也

范豺者巴西閬中人也久住枝江百里洲修太平無爲之道臨日嘘漱頂有五色光起冬夏惟單布衣當桓温時頭巳斑白至宋元嘉中狀貌不變其占吉凶雖萬里外事皆如指掌或問先生是謫仙邪云東方朔乃黠賊我小兒時數與之狡獪又云我見周武王伐紂洛城頭戰前歌後舞宋文帝名見豺答詔稱我或稱吾元兇初

為太子豺從東宮過指宮門曰此中有博勞鳥奈何不知文帝惡之勅豺自盡江夏王使埋於新亭赤岸岡文帝令發其棺無屍乃悔越明年豺弟子陳忠夜起忽光明如晝見豺入門就榻坐又一老翁後至豺起迎之忠問是誰豺笑而不答須臾俱出門豺問忠比復還東鄉善護我言訖不見　按洞仙傳云范豺字子恭巴西閬中人宋元嘉中聚名香數十斛細擣煮以作湯朝用湯自浴正中湯盡不復聞聲侍者入看見豺還著故時布

衣披帽坐而無復氣江夏王令殯殮而不下棺盍四日尸不臭送還葬於新亭豻亡時年四十九膚貌顔色猶如初劉凝之為豻作傳書置道書部不傳於世

隋程太虛西充人自幼好道精修勤苦隱居南岷山絶粒有二虎侍左右九井十三峰皆其修煉處也一夕大風雨砌下得碧玉印每乞符祈年印以授之輒獲豐稔

唐元和中解體後遷神於玄宫容貌不變宣宗命人求之過商山宿逆旅躡險有居第如公館青童引見一道

士自稱程太虛祖居西充且囑曰明歲君自蜀過南岷無忘我及至蜀熟視畫像與前見者無異宋賜號道太師

王法進者劒州臨津縣人也孩孺之時自然好道家近古觀雖無道士居然其嬉戲未嘗輕侮於尊像見必斂手致敬若凜懼焉十餘歲有女官自劒州歴外邑過其家父母託保護之與授正一延生籙名曰法進而専勤香火護持齋戒茹栢絶粒時有感降是歲三川饑歉斛

斗翔貴死者十五六多採山芋野葛充饑忽有二青童降於其庭宣上帝命曰以汝宿稟仙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今以青童召汝受事於玉京也法進即隨青童騰身凌虛徑達大帝之所命以玉盃霞漿賜之飲訖帝謂曰人稟五行之大體天地之和氣得為人形復生中土甚不易也而天運四時之氣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百果以養於人而人不知天地養育之恩輕棄五穀厭捨絲麻使耕農之夫紡織之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

免寒徒施其勞曾不愛惜斯固神明所責天地不祐也
近者地司嶽瀆日有奏言人厭賤米麥不貴衣食之本
我已勅太華之府收五穀之神令所種不成下民饑餓
因亦責罰以懲其心世愚悠悠曾未覺悟旋奉太上所
勅以大道好生不可因彼惡民以害衆善雖天地神明
罪之愚民亦不知過之所起永無懺請首原之路虛受
其苦耳汝當為無上侍童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世告
諭下民使其悔罪寶愛桑蠶貴敬農事惜五穀百果知

大造之養人厚地之育物宗奉正道崇事神明至於水火之用不可厭棄衣食之養儉已約身皆能行此明戒天地愛之神明護之風雨順調家國安泰此乃增益汝之陰功也即命侍女披琅笈珠韞出靈寶清齋告謝天地法一卷付之傳行於世曰世人可相率幽嵓高静之處置齋悔謝一年之内春秋兩建春則祈於年豐秋則謝於道力如此則宿罪可除穀父蠶母之神為置豊衍也龍虎之年復當名汝矣命青童送還其家已三箇月

所受之書即今靈寶清齋告謝天地之法其法簡易與
靈寶自然齋大率相類人間行之立成徵効苟或几席
器物小有輕慢濁汚者營奉之人少有不公心者即飄
風驟雨壞其壇筵迅霆吼雷毀其器用自是三川梁漢
歲皆崇事雖愚朴之士狂暴之夫罔不戰栗兢戒肅恭
擎跽知奉其法焉或蝗旱潦害稼傷農之處衆誠有
率勉於脩奉炷香告玄旦夕響應必臻其祐巴南謂之
清齋蜀土謂之天功齋益一揆矣法進以天寶十一年

壬辰歲雲鶴迎之而昇天此乃亦符龍虎之運云
胡尊師名宗自稱曰檵郭孚切居梓州紫極宫嘗泝江入
峽道中遇神人授以昇仙之道辯博該贍文而多能齋
醮之事未嘗不冥心滌慮以祈感通梓之連帥賢相重
德幕下盡皆時英碩才如周相國李義山輩加敬致禮
其志泊如也泊解化東蜀顯跡涪陵方知其蟬蛻得道
延永爾梓益褒閬閒自王法進受清齋之訣俗以農蠶
所務每歲祈穀必相率而脩焉至有白衣之夫緇服之

侶往往冐科禁而藏事者固以為常矣有郡人劉崧慕
師之道德請於別地致齋師謂之曰夫嘯儔侶命儕友
者猶須正席拂筵整蘧洗爵恭敬以成禮嚴恪以致事
尚懼其誚讓責其不勤況感降天真禱求福祐豈可陡
然而賈罪乎俗之怠惰有自來矣子可訓朂於衆必精
必虔乃可為之崧承命誓衆潔巳率先而撰香花備壇
墠師然後往既昇壇展禮思神之際黑雲暴起旋颷入
座拔其二柱飄其竹席投其鎗釜於千步之外而後卒

事則融風熙熙祥氣亘野師詰所投之物其二柱嘗閣於豕圏之上竹席嘗蔽於產婦之室鎗釜嘗爨於縗絰之家師曰器物不潔神明惡之況爾心乎心苟有疵行苟有玷雖百牢陳於席九韶奏於庭適足以瀆神明延災禍爾人之修心必使言行相俛内外坦然明不媿於人幽不慙於鬼吾知其可爾反於是而欲神歆鬼饗不亦難哉

唐王子蒙者養真於王望山手種樹大十圍者數株丹

竈石床尚存遺跡　按王望山在巴州之北岸自郡城絶江而登山高二里許岩徑極險占一郡之勝相傳云王真人得道此山真人名蒙故名王蒙山舊志云唐玄宗控白騾至此山望見京闕曰此去京師不遠故名王望

三洞珠囊曰謝自然女道士也果州人詞氣高異其家在大方山下頂有古像老君其形自然因拜禮不願下山母從之乃遷居山頂自此常誦道德經黄庭内篇於

開元觀受紫虛寶經下金泉山居之山有石壇煙蘿修竹一十三年晝夜不寢兩膝上忽有印稍小於人門官印四堧若朱有古篆六字粲如白玉忽日金泉道場有雲氣遮匝一川散漫彌久仙去其金泉碑畧曰天上有白玉辟上列真仙之名有人間辟亦仙名朱書注其字下曰降世為某官職又於所居堂東辟上書數字皆道德之意真跡存焉　按劉賔客嘉話録云果州謝真人上升前在金泉山道場上帝錫以馬鞍使安其心也刺

史李堅遺之玉念珠後問念珠在否云巳在玉皇之前矣一日真人於紫極宮致齋金母下降郡郭處處有虹霓雲氣之狀至白晝輕舉萬目覩焉唐范傳正謝真人仙駕過舊山詩麾蓋從仙府笙歌入舊山水流丹竈闕風起草堂關白鹿行為衛青鸞舞自閑種松鱗未老移石蘚仍斑望路烟霄外迴輿嶺岫閒豈惟遼海鶴空歎令威還夏方慶和云何年成道去綽約化童顏天上尋真侶人間憶舊山桑田今巳變蘿蔓尚堪攀雲覆瑶壇

淨苔生丹灶閑逍遥看白石寂寞閉玄關應是悲塵累
思將羽駕還宋李宏過謝真人舊宅詩昔時謝女昇天
處此日遺踪尚宛然蟬蜕舊衣留石室龍飛靈水湧金
泉碑書故事封蒼蘚殿寫真容鎖翠烟薄暮松巔聽鶴
唳猶疑彷彿下神仙

傳奇云許棲巖下第長安欲市一馬有道士能易請筮
之遇乾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曰此馬龍種也棲巖入
蜀至劒閣馬驚墜萬丈嵒底行出洞口見碧樹萬餘林

二玉女曰爾何人遽至太乙元君之室元君名曰爾在
人間何好曰好道多讀老莊黃庭經元君曰三書各得
何句栖巖曰莊子云真人息之以踵老子云其精甚真
黃庭云思一部壽無窮元君曰子近道矣命飲石髓曰
嵇康不能得爾得之數也俄有道士來元君曰請筭三
事擘太華何神也立海橋何鬼也道士布筭良久曰擘
太華雖云巨靈實夸父之神也立海橋雖云醜怪乃五
丁之鬼也元君曰筭吾今夕何爲曰今夕東遊三萬里

栖巖視道士乃昔日卜馬者謂栖巖乾卦今日中矣遂巡有仙童曰東皇君請今宵曲龍山橋翫月元君謂栖巖曰可同遊共跨鹿龍而去頃刻即至見危橋若長虹亘天勢連河漢深入滄溟東皇命酌醴鸞歌鳳舞響徹天外日輪潛湧命駕俱返元君曰爾飲石髓已得千歲命牽栖巖馬來曰本吾洞之龍子因作怒傷稼責為負荷與君緣合耳若到人間解之渭濱玉女曰龍子回日號縣田婆針寄少許來跨馬食頃達號縣舊莊詢田婆

曰太乙家紫霄娣妹常寄信買針遂取針繫馬鬣放之

渭濱化龍而去

張英初拜儀隴縣尹過采石江遇一取水女子姿貌絶世謂英曰五百年夙約與君當會於大儀山英叱之至任幾半載日夕聞機聲一日率部衆逐機聲而往行數里至大儀山上一石洞門鑰究然門忽開前女出迎相携而入洞門即閉從吏哀號忽圓石一雙自門隙出衆取石歸近縣五里不能舉邑人建祠塑像置此石像腹

至今祈禱輒應廟曰永濟

王隱居棲妙山記云田真人諱大神自南陽來隱棲妙山觀中山峻林叢多蛇虺田有神術驅絶之修煉久一日值江漲溢岸乃遊水上若履坦途唐廣德間登會仙橋上昇先是常與一道流奕撒碁於江人拾之甚奇異獻蜀主旋復不見後又得於玉局洞前石盤内自是江中產碁石至宋封為妙濟真人

南江志云黄蓬石乃大蓬之仙者性頗蒙惟充薪水役

偶汲於河見金瓶貯水乃飲水而置瓶是夕勞困卧藩籬間仙師應長官呼而授之丹曰賴子不取金瓶也因兹忽頴悟能詩與蓬之名士何正輔遊賡和至百餘篇句力愈健何終不能出其右居項之隱於大蓬不見見銅人觀碑刻

夷堅志王杞字昌遇梓州人為獄吏日暮懐金與妻妻欲試之值遣婢餽食有失犯訊婢引伏而逐之將出門妻言曰君為推司日持錢歸我固疑為煅煉成獄姑以

婢試耳安有是哉杷大悟取筆題壁曰枷拷推求只為金轉遭寃債幾何深從今不願為刀筆放下歸來遊翠林乃棄吏居長平後遇異人授以仙訣詩百篇深契易理大中十三年九日舉家仙去郡人即其處祠祀之雨暘疾疫隨禱輒應大觀二年賜號保和真人　按成都府東度人觀一名大道重陽觀云唐保和真人修煉處名山志云張守虛嘗賣藥梓州號落魄仙曾過縣之延禧山訪友爾朱氏後以九日飛昇現身於東方青雲之

際人指其處為落魄山

續仙傳大中十二年東川奏緜州梓潼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時於東川謂人曰我鹽官人也新羽化於浙西今又為玉皇所詔於此上昇以其事奏之遂勑浙西道杭州覆之發塚視棺乃一竹杖而已

張笑桃者南江人相傳古清州知州王䴉子讀書於義陽山忽一女子至前自稱名曰張笑桃言罷題紅梅詩於壁上墨跡未乾遂不見詩云南枝向煖北枝寒一種

春風有兩般頻上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

野人閒話云利州南門外乃商賈交易之所一旦有道士羽衣襤縷來於稠人中賣葫蘆子種云一二年間甚有用處每一苗只生一顆盤地而成熏以白土畫樣於地以示人其模甚大逾時竟無買者皆云狂人言不足聽道士又以兩手掩耳急走言風水之聲何太甚耶巷陌孩童競相隨而笑侮之時呼為掩耳道士至來年秋嘉陵江水一夕泛漲漂數百家水方渺瀰衆人遥見道

士在水上坐一大瓢出手掩耳大呌水聲風聲何太甚耶泛泛而去莫知所之

録異記云蜀永平四年甲戌利州刺史王承賞奏渠渡西入山二十里道長山楊謨洞在峭壁之中上下懸險人所不到洞中元有神仙或三人或五人服飾黄紫往往出見是時所見人數稍多詣道門威儀凝真太師默鑒先生任可言内大德施昭訓齎青詞御香與内使楊知淑同往醮謝又復出見如初詣㪚景谷縣為金仙縣

道長山為玄都山楊謨洞為紫霞洞仍封玄都山主者為玉清公置紫霞觀以旌其事　按文同利州綿谷縣羊摸谷仙洞記熈寧庚戌春余還朝過利州通判寇諲恭甫為余言近季按朝天驛人云去此七八里巖谷中有神仙常出見洞口因往觀之自龍洞閣具舟西下過小峽有山峣然崛起萬仞翠壁如削中闢大門可五六丈時正晴日光下照有二童子先出次有一人白衣皂巾曳杖垂長鬚襟帶隨風翩然往來下視久之左右數

青衣從行有物若雞犬若虎若鹿者先後之又有執扇與繖者隱隱若繪畫甚可愛人之長者裁尺餘舉止詳緩如人行二十里許乃不見問其下居民云相傳五代時土人有王姓者種山下盡室歛穫於此因遣婦去求水婦汲還路有病僧創穢甚滿身腥腐不可近輒前索飲婦惡之且懼未始見弛擔走僧遽就器飲殆半遂去婦不能易之隱其事置水田上其家人無少長咸來飲盡之婦以故獨不霑口晚又俾婦致饟既至其所得飲

僧餘水者盡飛入此洞婦既不見但號哭奔走踸踔跳盪如狂人忽聞在洞中呼婦者婦仰應不得去懊恨至死自後蕘童牧叟常慣見不以為異近年每至天色開霽則出出必盡日就中山間花木盛發時出尤屢冠乃取畫圖示予余曰嚮嘗讀封禪記見祥符中利州路轉運使李允元奏綿谷縣羊摸谷內山洞中有神仙見自言嘗往見凡三數人或立或行衣裾皆有異光至日暮方沒葢此地爾因求其圖之別本以歸壬子秋余移守

興元有新府從事賈君瑄自南縈訪余於陵陽見圖屏上乃言其向官洋州時常與太常博士陸丕考較進士於寧武亦聞之歸日與丕詣洞下同立良久其見果不妄指圖之澗巠巒嶺谿谷磴道曲折出沒一一盡如此俞侯之彥在座遂卷圖去命工摹之且俾余次其事列之圖上余為記此九月二十三日記

普州圖經陳搏字圖南崇龕人方四歲戲渦水側有青嫗抱懷中乳之聰悟日益旣長辭父母去學道或居亳

為亳人或居洛為洛人或居華山為華山人太宗令見真宗於壽邸及門而返曰王門厮役皆將相材也何必見王乃賜號希夷先生　按安岳治西有破石井中分出水世傳希夷先生所鑿治北方池有手植蓮多喜山有丹爐石枕皆其遺跡

宋羅晏閬中人兒時牧山下見二道人奕晏舍牧觀之道人出囊中物與食晏食已歸家覺腹中如燎因發狂累日自是惟飲水數日不一食稍稍預言禍福無不驗

宋宣和中賜靜應處士張浚延至軍中晏曰相公勿恐明日敵退果然加號太和冲夷先生蜀人相傳壽至一百八十云

夷堅志云虞雍公自渠州守召至行在憇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疾瀉痢連月重九日夢至一處類神仙居一人被服如仙官延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讀之其詞曰暑毒在脾濕氣連脚不泄則痢不痢則瘧獨煉雄黄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别法治之醫家大

錯如方服之遂愈張世南曰予在蜀中遍訪林下人求獨煉法鮮有能者忽一日得青城山道友傳授云丹經謂捉得龍伏得雄言雄黄見火則飛走為烟焰最難伏也其法用雄黄不拘多少研細乾鍋火内煅令通紅取出攙雌黄末焰硝末急用桃枝攪轉即成水矣急傾出瓦堞徹側堞子則清者一邊俟凝取出去麤者研細以宿蒸餅為丸如菉豆大每服三丸至七丸如前法服雄黄末一兩大約用焰硝一錢此乃竈家秘法得之甚艱

古人云施藥不如施方故詳紀之

無著道君姓趙氏諱法應梓州飛烏人也宋寧宗慶元乙卯上巳日生於縣之趙村埡其夕光燄燭天村中林木皆作金玉色有香雲芬馥天花布空之異七歲讀經書以一覽輒盡弱冠出家於縣之雲臺山時則嘉泰丙寅之年矣攷志飛烏元時始併入中江縣山無雲臺名惟云中江南百七十里有飛烏山甚峻或即其地也道君既入山誅茆修煉遠近來學者日衆乃營一殿崇事

玄帝土木已畢琢石粗具一夜椎鑿聲徹於空谷遅明視之瑶階忽成自天界地界至水陽界咸整齊焉已於本村設爐笵玄聖像高丈二尺按劒長七尺二寸以應七十二候歳癸酉告成箎迎道纛之期曰重陽子時吉先一日道君躬行廵視位置畢謂門人曰觀名佑聖殿名普應可也次日辰時雲日開朗中隱隱有靈旗揺映香風襲人大衆歡閧之間道君忽然端坐而化偈云拓落一貧道謫凡十有九紀其歸去時在處重陽酒門人龕

其蛻於殿西偏五百餘年乃遭火刼神光未泯締構加
崇焉

蜀中廣記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蜀中廣記卷七十七至九

詳校官編修臣瞿　槐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　木

謄錄監生臣曹錫爵

蜀中廣記卷七十七

明 曹學佺 撰

神仙記第七

附錄道證

雲笈七籤云昔有精進賢者夏日過蜀山栖息於古樹下嘆曰日已向中何由得食樹忽應聲當為賢者設供無憂也須臾出食食訖賢者謝曰不審大神可暫相見

否答曰我昔為工匠役於道觀道人授我戒使日中食行之數年為婦所壞死去天罰我主本山千歲樹精每至日中輒給食惟無縁遷去耳我姓名家居某所賢者過彼幸傳語家人建齋三日使此身脫離便得生天矣賢者如言訪至其家具告之他日復過樹見神曰承賢者傳信建齋某即得飛行景霄之上受署為散仙人矣言訖而隱

靈驗記云隋室王謙以後周舊臣勲名素重恐禍及身

遂據三蜀圖變文帝出師征之不克兵士多病死者相
枕乃於内殿修黄籙道場祈天請祐三日夜夢神人降
曰帝王上承天命下順人心天人合符然後有國今陛
下華周立隋天所命也王謙一人之力安能敵四海乎
帝曰克蜀弔民誠不獲已但主帥疾疫以此為憂爾神
曰北人不堪瘴毒故多疾疫壇中法水可以救之即取
禁水向西南噀曰雨至即愈無煩聖慮也子日進軍必
克軍中奏某夜雷雨灑於營壘之上三軍皆蘇其後王

譙傳首三蜀底寧果是子曰矣

王母化西王母塑像多年因南詔薄城燒燬廊屋雖頹而儀像不損殆有靈焉居人范彥通者患風癩眉鬚漸落因入觀發願疾較損即竭力修裝是夕夢一玉女手執花盤以衣袖拂其身曰王母令我救汝覺而起數日之間瘡腫皆息眉鬚復生遂造紗幮裝金彩通檐兩楹煥然一新觀中有三將軍者亦古所塑居人閻士林卧疾月餘迨將不救夢三將軍以戟揮其身上穿一物去

狀如黑犬自此疾愈乃捨衣物重加彩繢焉

青城山丈人觀真君像冠葢天之冠着朱光之袍佩三亭之印以主五嶽威制萬神開元中明皇感夢乃夾紵製像送至蜀中自天國山移觀於今所葢取春秋祭祀去縣稍近也數十年來冠色宛如新製有村人無知以賦稅所迫徵促鞭箠一夕走投觀中齋三數錢神香抵觀燒爇告以其故乞真君頭冠賣以充稅因睡忽夢真君謂曰我頭冠非純金乃金箔耳賣無所直縱售亦為

官中所責其禍不小山門廟前有十千錢埋碑傍木葉下可取去官稅之外資汝家産其人喜謝訖乃掘山得錢上租既畢家亦漸富至今真君頭冠低俯向前傳云神令此人驗冠非純金所以然矣

成都楊闊兒父母崇道奉事老君極精勤闊兒以軍伍中在金堂把截為敵擒至南山寨囚之晝夜常念老君願再見父母忽夢老君賜雲一朶令童子引之送於平地曰可以歸矣及覺身已出寨奔走到家父母為其作

百目㐲記

果州開元觀接郡城頗為爽塏以形勝之美選立觀額雖州使旋具結奏而制置之内猶闕大殿州司差工匠及道流將泝嘉陵江於利州上游採買材木臨行夢神云朱鳳潭中有木可足用如此者三因聚議曰夢兆如斯必有大商貨木沿江而至或可免遠適耶乃往山下尋候之徘徊岸旁隱隱見潭底有木因募工鉤求得梓木千段竟構成大殿鐘樓經閣三門廊宇咸得周足又

市塼甃壇内有黄赤色者疑其火力未足棄而不用信宿皆化為金起觀之費過於豊資殿宇既成將塑尊像又於白鶴山觀掘地得鐵數萬觔因鑄像三尊髙二丈今謂之聖像也

定州人趙業開成中為閬州晉安令因疾暴卒三日乃蘇云初為冥官追急問所以但云為欠債抵諱事自思無有也必是誤追行三五十里過一山有宫闕崇麗人物甚多一青衣童前問非道士趙太玄乎荅云非也童

咲曰豈得便忘耶又一童云太上令喚趙太玄追事人一時散去自與童子到宮闕但見一道流云汝六歲時有疾受正一八階法籙名為太玄豈得流於俗官併忘此事太乙有命放還却須佩籙修真行功及物居官勿貪瀆輕人性命言訖而去既疾蘇於思依山參受法籙累置壇場廣成功德復名太玄

唐太中年合州慶林觀多年摧朽殿宇不修穿漏尤甚刺史楊師謨夢太上示現而左目有淚痕乃巡謁諸觀

朝禮及至慶林方驗尊像左目前雨漏滴痕宛若垂淚因刻雜荒蕪恢張制度創兩殿二樓重門邃宇壯麗於時既夢太上曰子以崇葺之功上簡玄府當流化十郡矣其後師謨累典符竹果如神言志云即奉真觀也

李瓌咸通中為王府長史以勳貴之族不慣食貧居閑力闕鬱鬱不得志忽夢入深山窮谷棧閣縈折流水潺湲如此者不知其幾千百里又見闌闠雜遝城闉爽塏飛宇横樓摩霄槩日不知其幾千萬家縱神遊目熙熙

自得又出郊甸涉岡原荒榛茂草小松巨木間以果林
厠以筠篠山嶺危峭或迂或平山迴遥盡抵一小郡茅
棟縱横隘路欹側傍有公署署内白氣屬天其大如屋
中有悲歌號呼之聲見一青童引壞即路躡危磴步石
梯入門甚峻門内古樹芳草若古觀宇焉壞素崇玄敎
頗為慰悅俄而昇殿見像設尊儀笑而謂之曰爾來耶
吾待久矣入天門潄玄泉古人所修也注丹田存白元
上士所修也混而合之子其行之陰功及人陰德濟物

千百之家待子而字之勉哉勉哉明年之春瓌再拜稽首受其言而覺是冬頻訴於宰執復希入用乃授陵州刺史之任所歷山川郡邑神思惝怳皆如常所經行抵郡乃謁天師升階及門至於殿所覩其真像侍衞屋宇布列醒然而悟叶昔夢矣乃以俸金修天師堂加以丹雘立為碑誌其白氣屬天乃鹽井之所也悲歌之聲乃轉車之人也瓌即西平王孫

錄異記云仙人許君居世時嘗因修觀工用既畢欲刻

石為記因刻去古碑舊文刋勒新記自是恍惚不安暇
日徐步庭砌聞空中語曰許君許君速詣水官求救不
然即有不測之災許愕然異之問其事杳不復荅乃炷
香虔祝願示其因良久復聞曰所刻碑舊文雖已磨滅
而當時為文之人見詣水官相訟奪我之名顯彼之名
水官將執對矣宜速求之許君乃訪得舊文重為立石
一夕夢人謝云再顯名氏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
告山川萬靈得三官舉明可以證道也君依教修之成

都道士楊景昭說此

范希越成都人虔事北帝雕天蓬印以行敎祭醮嚴潔尤逾於常廣明庚子三月不雨至五月人心燋然穀稼將廢希越願於萬歲池試行神印為生靈祈請先詣真觀致齋是日庚辰以戍時投印池中陰風遽起雲物周布亥時大雨達曉及辰至巳少霽乃歸昇僊橋水漸及馬腹羅城四江平岸流溢螟蝗之屬淹漬皆死自是遂有年僖宗駐成都名對問以逆寇誅鋤宮城克復之

事命持印於內殿奏醮積雨之中雲霽月朗是夕上夢

神明告之佳兆因大悅授太常寺奉禮郎累遷主客員

外衛尉少卿錫以朱紱黄巢㨗至果符聖夢焉希越自

言初居煮膠巷印篆初成而鑾冠凌突居人奔散藏印

於堂屋瓦中鑾去之後四隣焚爇其所居獨存

彭城劉存希自幼於唐興觀瞻禮天師圖寫絹本出入

護持雖祗命遠行奉使南北未嘗一日闕香火黄巢犯

闕時在內署蒼惶之際隨駕不及唯捲天師幀捧持而

行同伍三十餘或爲擄捉或被殺傷身獨得免將奔入南山夜深村落行次遇被難人偶語而聞妻在其間因得同往洋州大巖山深處結草庵居况素無骨肉唯夫婦而已既免支離决志林谷不復有名宦之望野麋山鹿性已成矣山下居人以其口食不多時亦助其糧儲饋其鹽酪此外拾栢子焚香禮敬天師而已無何舊交宋開府入掌樞務知其在洋山中强之使出加以品位固辭不獲黽俛從焉值駕出石門因復奔竄投匿莎城

山中數月有軍士搜山谷不得安居夫婦棄繒帛之衣夜行四十餘里出及平陸遥見馬軍十餘騎兩面交至巳擒擄行人數輩存希夫婦驚恐而立馬軍過其側似若不見由是得免後數年奉使西川攜天師幀而至為言此事

成都賈瓊三歲時其母因看蠶市三月三日過龍興觀因衆齊受籙遂為瓊受童子籙一階十餘年後因女兄有疾其母請處士吳太玄為入冥看檢致疾之由仍看

瓊年命凶吉經宿太玄還言疾在江瀆求之即差籍中不見有賈瓊名父母愈憂復請看之太玄每與人入冥檢事必鏁於一屋中安寢而往不許人驚呼候其自醒喚開門乃出歷歷說冥中事有如目擊言必信驗或兩宿然後回及再往檢瓊名字云三歲上巳日於龍興觀受正一籙名係天府不屬地司乃於天曹黄簿之内檢得其名

雲溪友議云唐西川節度使韋皐少遊江夏止於姜使

君館姜氏孺子曰荆寶已習二經雖兄呼於韋而恭事之禮如父也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纔年十歲常令祗侍韋兄玉簫亦勤於應奉後二載姜使君入關而家累不行韋乃居上頭陀寺荆寶亦時遣玉簫往役給奉年稍長大因而有情時廉使常侍得韋季父書云姪皐久客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使啟緘遺以舟檝服用仍恐淹留請不相見泊舟江瀨篙工促行韋拭淚裁書以別荆寶頃刻寶與玉簫俱來既悲且喜欲命青衣從往韋

以違覲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辭之遂與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來取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遺之暨五年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年不至玉簫歎曰韋家郎君一别七年是不來耳遂絶食而終姜氏愍其節操以玉環着於中指而用殯焉後韋鎮蜀到府三日詢獄囚輕重之繫近三百餘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僕射是當時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姜荆寶否韋曰深憶之曰即某是也公駭然曰犯何

罪而重繫荅曰某别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青城縣令家人誤爇廨舍庫牌印等韋曰家人之犯固非巳尤即與雪寃仍歸墨綬乃奏眉州牧敕下未令赴任遣人監守且留賓幕時屬大軍之後草創事繁凡經數月方問玉簫何在姜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既逾乃絶食而終因吟留贈玉環詩云黄雀銜來巳數春别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為遣相思夢入秦韋聞之益增悽歎乃廣修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

無由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治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齋已清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為造經像之力旬日便當託生却後十三年再為侍妾以謝鴻恩臨别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後韋以隴右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年深累遷中書令天下嚮附瀘僰歸心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為號諦觀之乃真姜氏玉簫也中指有肉環隱出不異留别之

王環馬韋歎曰吾乃知存殁之分一往一來皆不爽矣

北夢瑣言章孝子名全益東蜀涪城人少孤為兄全啟養育母疾全啟割股肉以饋而瘳他日出遊殂於逆旅全益感天倫之思制斬衰之服以兄割肉飼母遂以火煉指用申至痛仍寫銀字法華經一部日夕諷誦粗通大義後於成都府樓巷築舍其間傍有丹竈不畜童僕塊然一室鬻丹得鏹數萬兩以金刻母像今華亭禪院即居士高樓之所也嘗言於道友曰點水銀一兩止一

兩銀假若作丹三百粒每粒百兩銀三十千矣其利溥哉居士製土偶於丹竈之側以代執熱之用護惜不毀殆四十年大順中物故年九十八寺僧寫真於辟節度判官眉州刺史馮涓讚之

野人閒話云利州市鄽中有一人被髮跣足衣短布襦與人語多是天上事或遇紙筆則欣然畫樓臺人物執持樂器或雲龍鸞鳳之像夜則宿神廟中人謂之天自在州南有市人甚闐咽一夕火起天自在於廟中獨語

曰此一方爲惡日久天將殺之遂以手探指前石盆中水望空澆灑逡巡有異氣自廟門出變爲大雨盡滅其火掌廟者見之聞於人天自在遂潛遁去其後居人果爲大水漂蕩始信前言有徵

唐雅云會昌中蜀青城山邢道士者妙於方藥會穆宗患心熱醫療罔效遣使召之邢既至以肘後緑囊中青丹兩粒及紫梨數枚絞汁而進服之疾尋愈旬日内所賜萬金加號廣濟先生帝從容問丹何物先生曰赤城

山頂有青芝兩株太平南溪有紫花梨一樹臣昔歲曽遊二山偶獲兩實合煉成丹五十年來服食殆盡唯餘兩粒幸逢陛下服之更欲此丹須求二物也經數月辭歸帝後疾復作再詔之不知何適

閬中雍孝聞政和中以道士入宫説法擻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時人因呼為木先生

宋史鄭榮者本禁軍也戍辟州還夜遇神人謂曰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以醫術救人上賜名自清度為道士

居士清宫所傳藥能愈大風疾求之者皆刺臂血和餅

給焉

明道雜志云張文定以端明學士尹成都值藥市日其門醫李生因市藥遇一老人相與問訊曰張公已再鎮蜀矣文定實始一至老人似言其前身事也又曰今有藥二粒君為我達於公或公疑不肯餌則以一粒烹水銀俟汞成金可無疑也李生以藥獻公公素好道聞之甚喜乃於府第小亭躬取水銀搆火投藥一粒烹之聲

如粥沸有紅光自鼎中起俄頃光罩一亭而鼎中聲亦屢變火滅視鼎中爛然餅金矣公即取餘一粒服之壽八十五終身無疾坐而逝殯後柩有大聲豈其尸解乎不然神丹在腹豈與常人同腐也先時公子愬説藥金一兩許公令作四指環其一公以奉其父其一與其夫人其一長子其一以自服父夫人長子皆前沒金亦隨葬獨公者猶在愬言此時公尚無恙意今亦葬之矣某嘗問愬以公居常導養之方愬亦不盡知其深妙處但

言公自中年後即清居獨坐一堂每旦起即徐步周環約五里所日以是為常不見别有施為也少時服朱砂又服天門冬既老亦罷之公年八十餘時某猶見之視其頤頰白膩如少年然喜飲酒量絶人晚年病目亦其毒也公言頗得彭老御内之術屢以試用唯一次實覺精氣上遡至腦耳他時不覺也

輿地紀勝云漢州人羅天祐來游長安若顛若狂善言人得失嘗隱語書解榜封以寄人及撤棘無不驗後於

成都司戸薛紱坐上化去

蜀中廣記卷七十七

蜀中廣記卷七十八

明　曹學佺　撰

神仙記第八

附録方術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父文孫明天官風星祕要又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文公少修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嶲大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

界潛伺虛實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見免後為治中從事時天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為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備防者到日日甚烈又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湔水涌起十餘丈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辟

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簒後文公推數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冦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

任文公智無雙

後漢書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

氣善風雲占候爲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對曰占郡内當有小兵然不爲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哺太守以問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其色黄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苞由嘗從人飲勅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鬭相殺者人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鬭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　按益部耆舊傳文學

令豊持雞酒以奉由時有客不言客去豊起欲取雞酒由止之曰向風吹削胏當有持雞酒來者度是二人豊曰實在外須客來取耳　顔氏家訓曰削胏削札牘之柹耳古者書誤則削之風角書曰庶人風者拂地揚塵轉削也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嘗告大度守津吏曰某日當有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

辭歸鄉里醫為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渡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醫隱居竄跡終於家門人稱為段夫子

王符論曰郭玉者廣漢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見効乃著針經診脉法傳於代弟子程高尋求積

年王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和帝時玉為大醫丞多有
効應帝奇之乃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
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陽右隂脉有男女狀
酷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厮
養必盡其心力而至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試令貴人
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問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
至微隨意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
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

懾以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强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為不愈也帝善其對年老卒官

論衡曰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

亦駡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往視之馬目竟眇

益部耆舊傳曰楊宣為河内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之行數里果如其言

拾遺記云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入岷山采藥見一白猿從絶峰下對羣而立羣抽所佩書刀投猿猿化為一老翁手握玉版長八寸羣駭問曰翁是何年生荅曰已衰邁也忘其年月猶憶軒轅之時始學歴數風后

容成皆黄帝之史就余授厯術至顓頊時考定日月星辰之運尤多差異及春秋時有子韋子野裨竈之徒權畧雖驗未得其門邇來世代興亡不復可記因以相襲至漢洛下閎頗得其言也言訖以版授羣忽然不見羣由是精勤筭術及考校年厯之運驗於圖緯知蜀應滅及明年歸命奔吴之兆蜀人稱為後聖

沈約蜀閭公傳曰梁天監中有蜀閭公者以術謁武帝帝見之甚悦因命沈隱侯約作覆將與百寮共射之時

太史適獲一鼠約匣而緘之以獻帝筮之遇蹇之噬嗑帝占成羣臣受命獻卦者八人有命待成俱出帝占決賓請青蒲中命闞公揲蓍對曰聖人布卦其象告矣依象辨物何取異之請從帝命卦時八月庚子日巳時闞公奏請沈約舉帝卦上一蓍以授臣既撰占成置於青蒲而退讀帝占曰先蹇後噬嗑是其時內艮外坎是其象坎而盜其鼠也居蹇之時動而見噬其拘繫矣噬嗑六爻四無咎一利艱貞非盜之事上九荷校滅耳凶是

因盜獲戾必死鼠也羣臣蹈舞呼萬歲帝自矜其中頗
有喜色次讀八臣占詞或辨於色或推於氣或取於象
或演於爻或依鳥獸龜龍陰陽飛伏其文雖玄遠然皆
無中者末啟闞公占曰時日王相必生鼠矣且陰陽晦
而入文明從靜止而之震動失其性必就擒矣金盛之
月制之必金子為鼠辰與艮合體坎為盜又為隱伏隱
伏為盜是必生鼠也金數於四其鼠必四離為文明南
方之卦日中則昃況陰類乎爻之九四死如棄如寘其

事也曰殺必死既見生鼠百寮失色而尤閭公曰占辭有四今者唯一何也公曰請剖之帝性不好殺自恨不中及至日昃鼠且死矣因令剖之果娠三子是日帝移閭公於五明殿西閣示更親近其實囚之唯朔望伏臘得於義賢堂見諸學士軍國疑議亦莫不參預焉

袁天綱蜀郡成都人父璣梁州司倉祖嵩周朝歷犍為蒲江二郡守車騎將軍曾祖達梁朝江黄二州刺史天綱少孤貧好道藝精於相術唐武德中為火井令貞觀

六年秩滿入京太宗名見謂曰巴蜀古有嚴君平朕今有爾自顧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遇聖主臣當勝也隋大業末竇軌客遊劒南德陽縣與天綱同宿以貧苦問命天綱曰君命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就從今十年後必富貴為聖朝良佐右輔角起兼復明當於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武德初軌為益州行臺僕射既至召天綱謂曰前於德陽縣相見忘耶深禮之更請為審天綱瞻視良久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然目色赤脉貫童

子語亦浮面為將多殺人願深自戒後果多行殺戮武德九年軌被徵詣京謂天綱曰更得何官對曰面上家上坐位不動輔角右畔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蒙聖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天綱初至洛陽在清化坊安置朝野歸湊人物常滿是時杜淹王珪韋挺三人來見天綱謂淹曰蘭臺成就學堂寬廣必得親糾察官以文藻見知謂珪公法令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當得五品要職謂挺公面似大獸文角成就必得貴人

攜接初為武官又語淹二十年外重恐三賢同被責黜暫去即還後淹遷侍御史武德中為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為太子中允韋挺自隋末隱太子引之為率武德六年俱配嶲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請曰袁君前日洛邑之言皆如高吉今形勢如此更為一看天綱曰公等骨大勝往時不久即回終當俱享榮貴至九年六月俱追入又過益州造之天綱曰杜公至京即得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二公在後當得三品兼

有壽然晚途皆不深遂韋公尤甚及淹至京拜御史大
夫檢校吏部尚書贈天綱詩曰伊吕深可慕松喬定是
虛乗風終不得脫屣欲安如且珍紈素美當與薜蘿疎
歸逢楊得意非復久閒居王珪尋為侍中出為同州刺
史韋挺歴蒙州刺史並卒於官皆如言貞觀八年敕詣
九成宫於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來見天綱曰舍人學堂
成就眉覆過水文才振於海内頭有生骨猶未大成後
視之全無三品前視三品可得然四體虛弱骨肉不相

稱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徵後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房
玄齡與李審素同見房曰李君恃才傲物書生得相何
官荅云五品未見若六品已下清緊官有之李不復問
云視房公得何官天綱云此大人富貴公若欲得五品
即求此人李初不信後房公為宰相李為起居舍人卒
高宗往言令房贈五品官房奏贈諫議大夫馬侍御張
行成馬周同詣天綱天綱曰馬侍御伏犀貫腦兼有玉
枕文背如負物當富貴不可言近古以來君臣道合罕

有如公者但面色赤命門色黯耳後骨不起且又無根恐非壽者後位至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卒年四十八謂行成曰公五岳四瀆成就下亭豐滿得官雖晚終居宰相之地行成後至尚書右僕射申公高士廉謂天綱曰君後更何官天綱曰自知相祿已絶不合更有恐今年四月大厄不過四月果卒矣先是蒲州刺史蔣儼幼時天綱為占曰此子當累年幽禁後大富貴從某官位至刺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日午時祿絶儼後征遼東

没賊囚於地牢七年高麗平定歸得官一如天綱所言至蒲州刺史八十三謂家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禄絶其死矣設酒饌與親故為别果有勑至放致仕遂停禄後數年乃卒李義府僑居於蜀天綱見而竒之曰此郎貴極人臣壽不長耳因請舍之指其子謂李曰此子七品相顧公挈之義府許諾因問壽對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義府後為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得召見自門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其後位壽皆如天綱之

言贊皇公李嶠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過三十而卒唯嶠已長成矣母憂之盆切請天綱天綱曰郎君神彩清秀而壽恐亦不出三十其母大以為慼嶠時名振咸望貴達聞此言不信其母盛饌延袁坐細診視云定矣又請同嶠書齋連榻而寢袁登牀穩睡嶠獨不寢至五更忽睡袁適覺視嶠無喘息以手覆之鼻下氣絕初大驚怪良久偵候其出入息乃在耳中撫而告之曰得起賀其母曰數候之皆不得今方得之郎君必大貴壽

是龜息也貴壽而不富耳後果如其言則天朝拜相而家常貧是時帝數幸宰相宅見嶠卧青色帳帝歎曰國相如是殊乖大體賜御用繡羅帳焉嶠寢其中達曉不安覺體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當華故寢不安焉帝歎息久之又陜州刺史王當有女集州縣文武官令天綱揀壻天綱曰此無貴壻唯識果毅姚某者有貴子可嫁之中必得力當從其言嫁之時人咸笑焉乃元崇也時年二十三喜獵都未知書常詣一親飲有相

者謂之曰公後富貴言訖而去姚追而問之相者曰公甚貴為宰相歸以告其母母勸令讀書崇遂割放鷹鷂折節勤學仕竟至宰相則天之在襁褓也士彠令袁相妻楊氏天綱曰夫人當生貴子乃盡召其子觀之謂元慶元爽可至刺史終亦屯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不利其夫則天時在懷抱衣男子衣服乳母抱至天綱大驚曰龍睛鳳頭貴之極也若是女當為天下主矣已上俱出感定錄

能改齋漫録云隋末袁天綱築室於閬州蟠龍山岐陽李淳風聞其名齎金自遠師之他日同行郊野見牛迹袁語淳風曰此牛迹能知牝牡否淳風曰不知袁曰乃牝而有孕者又左目必傷當産一牡犢淳風尋問之皆驗以為有術袁曰非術也牛之有孕左重牡也右重牝也吾視牛迹左足深必牡也惟食右邊草必左目傷也淳風歎曰君術可及智不可及也

定命録天綱有子客師傳其父業所言亦驗官為廪犠

令顯慶中與賈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銀合盛一鼠令諸術數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容師亦曰鼠也然入一出四及開合鼠已生三子矣容師常與一書生同過江登舟訖遍視舟中人顏色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語曰吾視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黒氣大厄豈可知而從之少留舟未發間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負杖驅驢登舟容師見此人乃曰可行矣貴人在内吾儕無憂也登舟至中流風濤忽起危懼雖甚終獲濟焉驅

驢丈夫乃婁師德也後位至納言

又云張柬之任青城縣丞年六十二矣有善相者云後當位極人臣衆莫之信後應制策被落值則天怪中第人少令於落人中更揀有司奏一人策好緣書寫不中程律故退則天覽之以爲奇才召入問策中事特異之即收上第拜王屋縣尉後至宰相封漢陽王

朝野僉載周長安初前遂州長江丞夏文榮者能判冥事張鷟時御史出爲處州司倉暫歸往問焉榮以杖畫

地作柳字曰君當爲此州後半年除柳州乃改德州平昌令又蘇州喜興令楊庭玉則天之表侄也貪賄無厭著詞曰迴波爾時庭玉打獠取錢未足阿姑婆見作天子傍人不得棖觸差攝御史康訔推奏斷死其母在都見文榮榮索一千張白紙一千張黄紙爲祭祝曰後十日來母如言至榮曰且免死矣後六日内有進止果六日有敕楊廷玉改盡老母餘年又天官令史柳無忌造榮榮書衞漢柳字曰衞多不成漢柳二州交加不定後

果唱衛州録事間重又唱漢州録事時鸞臺鳳閣令史唱柳州進狀訴天官注擬不平則天責侍郎崔玄暐暐奏臣注官極平則天曰若爾吏部令史鸞臺令史交換遂以無忌為柳州平陽主簿鸞臺令史為漢州録事焉

松囪雜録玄宗幸東都偶秋霽與僧一行共登天宫寺閣臨眺久之上遐顧悽然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幸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

使崔圓躍馬前進曰萬里橋上因追歎曰一行之言果符吾無憂矣

酉陽雜爼云房琯太尉祈邢和璞筭終身之事邢言若來由東南止西北禄命卒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非途非署病起於魚飧休於龜兹板後房自袁州除漢州及罷歸至閬州舍紫極宮適道士偼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問之道士稱數月前有賈客施數叚龜兹板令治為屠麻也房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鱠邀房房歎曰

邢君神人也乃具白於刺史且以龜板為託其夕病鱠而終

河東記云唐進士呂羣元和十一年下第遊蜀性麤褊不容物僕使者切齒恨之時過襃斜未半所使多逃去唯餘一厮養羣意悽悽行次山嶺歇鞍放馬策杖尋逕不覺數里杉松甚茂臨溪架木有一草堂境頗幽逈似道士所居但不見人步入後齋有新穿土坑長可容身其深數尺中植一長刀傍置二刀又於坑傍壁上大書

云兩口加一口即厭矣羣意謂術士厭勝之所亦不為異即去行一二里問樵人向之所見者誰氏樵人曰近地無此處因返窺之則不見矣後但遇衆會之所必先訪其事或解曰兩口君之姓也加一口品字也三刀州字亦象也君後位刺史二千石矣羣心然之行至劒南界計州郡所獲百千餘遂於成都買奴馬服用行李復泰成都人有曰南豎者这猾無狀貨久不售羣則以二十緡易之既而鞭撻毀罵奴不堪命遂與其傭保潛起

戕殺之心伺便未發羣至漢州縣令為羣致酒晏時羣新製一緑綾裘甚華潔縣令方然蠟淚數滴污羣裘上戲曰僕且拉君此裘羣曰拉則為盜矣復至眉州留十餘日逗宿正見寺奴欲害之適遇寺僧有老病將終待燭不絶其計不行羣此夜忽不樂乃於東壁題詩二篇其一曰路行三蜀盡身及一陽生賴有殘燈火相依坐到明其二曰社後辭巢燕霜前别蔕蓬願為蝴蝶夢飛去覓闗中題訖吟諷久之兩行淚下明日冬至抵彭山

縣縣令相訪羣形貌索然謂令曰其殆將死乎意緒不堪寥落之甚縣令曰聞君有刺史三品之說是得自寛也即為置酒極歡至三更羣大醉舁歸館中奴等已於羣寢牀下穿一坑大深數尺羣至則舁置坑中斷其首又以羣所攜劒當心釘之覆以土訖各乘服所有衣装鞁馬而去後月餘奴黨至成都化鬻衣物畧盡有一奴分得緑衺絰將北歸郄至漢州街中鬻之遇縣令偶出見之識其蠟淚所污擒而問焉即皆承伏時丞相李夷

簡鎮西蜀盡捕得其賊乃發羣死處於褒中所見如影響焉

杜悰在西川日厚待門下術士李生時馬植罷黔南赴闕取路至成都李見之謂悰曰受相公恩久思有以効答今得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悰未信一日又密言於悰曰相公將有甚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悰感其意乃發厚幣贈植仍令邸吏為植於闕下買宅生生之費無闕焉植心感悰不知其旨尋

除光祿寺卿報狀至蜀悰謂李生曰貴人作光祿勳矣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鹽鐵使悰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后宣宗幽崩悰懿安子壻也忽一日内牓子索檢責宰臣元載故事植喻旨翌日御延英爲萬端營救且素辯博能回上意事遂寢出感定錄西川節帥段文昌字景初父鍔爲技江宰後任江陵文昌幼少好屬文長自渚宮困於塵土乃遊成都謁韋南康韋與奏釋褐道不甚行遂去南康之府值金吾將軍

裴邠鎮梁州辟為從事轉假廷評裴公府罷因抵興元城西四十里有驛曰鵠鳴後濱漢江前倚巴山有清僧依其隈不知何許人也常嘿其詞忽復言未嘗不中公聞之徑詣求宿願知前去之事自夕達旦曾無言忽問蜀中聞極盛旌旆而至者誰公曰豈非高崇文乎曰非也更言之公曰代崇文者武黄門也清公曰十九郎不日即為此人更盛公尋徵之便曰害風阿師不知因大笑而止由是頗亦自負戶部員外韋處厚出為開州刺

史段公是時任都官員外判鹽鐵案送出都門語處厚過鵠鳴先訪清公因問還期曰一年半歲一年半歲又問終止何官對曰宰相須江邊得又問段十九郎何如荅巳說近也及歸朝正三歲重言一年半歲之驗長慶初段果自相位節制西川惟處厚不喻江邊得宰相廣求智者解焉或有旁徵義者謂必除浙西夏口而入拜及文宗皇帝踐祚自江邸首命處厚為相至是方驗乃與鄒平公發役修清公塔因刻石記其事

戎幕閒談蜀川有費雞師者善知將來之事為人禳救多在邛州時有一僧言雙流縣保唐寺有張三師者因巡寺有空院將欲住持率家人掃洒之際座上得一小瓶子有蛇在瓶内覆而出之約長一尺文彩斑駁五色備具令人筴送於寺外當棖掇之際隨觸隨大以至丈餘如屋椽焉二人擔之方舉置處距寺約三二里撼動之時猶增長不已衆益懼遂擊傷至於死明日有虹蜺亭午時下此寺中有至臨邛見鷄師說之鷄師曰殺龍

女也張三師與僧徒皆當死後卒如言其他應驗類此
竟不知是何術韋約長兄為杜元顥從事弟妹皆識費
師在京中已曽知有此事及到蜀詢訪其術凡病者來
告師師即抱一雞而往及其門乃持咒其雞令入於內抵
病者之所雞入而死病者差雞出則病者不起矣時人
遂號為費雞師又石子置病者腹上作法結印其子斷
者其人亦不起也又能書符先焚為灰和湯水與人吞
之俄復吐出其符宛然　按酉陽雜俎云唐蜀費雞師

目赤無黒睛本濮人成式長慶初見之已七十餘或為解疾必用一雞設祭於庭又取江石如雞卵令疾者握之乃蹋步作氣噓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成式舊家人朱安初不信嘗謂曰爾有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復去其左足鞋及襪展視符文在足心矣又謂奴滄海爾將病令袒而負戶以筆再三畫於外大言曰過過黒跡遂透其背焉

北夢瑣言東川顧彦朗以蔡叔向為副使感微時之恩

雖為戎卒而嘗加敬其弟彥暉嗣襲酷好潔淨嘗嫌奴臭左右薰香而備給使幕僚皆中朝子弟亦涉輕薄韋太尉昭度收復蜀城以彥暉為招討副使在軍中每旦率幕客同謁常武而蜀先主預焉共輕忽之雖昭度亦嫌其不恭後為蜀主所破手刃一家郎官温術等斃焉先是蔡叔向職居元寮乃顧氏之心膂與所辟朝士優游樽俎自不相侔小顧既是尊崇兼其掣肘故先主舉軍伐之左蜀士有朱洽者常謂人曰二顧雖位尊方鎮

生無第宅死無墳墓人莫喻之葢二顧自泰德軍小將際會立功便除東川弟兄迭據大顧卒遺命焚骸歸塟豐州會多事未果至小顧狼狽之日送終闕焉朱洽之言於斯驗矣

荆南節判司空薰與京兆杜無隱即滑臺杜慆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稱進士謁成中令欲希薦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沿流至於渚宮三賢常訪之一日薛謂薰曰閣下與京兆求名必無所遂杜亦非壽相惟閣下爲人

縶維官至朱紫梁秀才此舉必捷然登第後一命不霑也後皆如其言梁公第後郄思歸蜀重到渚宮江路梗紛未及西泝值淮師寇江陵渤海王邀至府衙俾草檄書欲辟於府幕堅以不仕為志渤海敬諾之二紀依棲竟是麻衣也出北夢瑣言

偽蜀有趙温圭善袁許術占人災祥無不神中蜀謂之趙聖人武將王暉事蜀先主累有軍功而性獷悍至後主時為貴臣擠抑久沉下位王深銜之一日於朝門逢

趙公趙鶩愕屏人告曰今日見君面有殺氣似有隂謀但君將來當為三任郡守一任節制自是晚達不宜害人以取殃禍王大駭乃於懷中探一七首擲於地泣而言曰正欲刺殺數子便自引决不期逢君指示請從此止拜謝而退王尋為郡遷秦州節度蜀亡老於咸陽宰相范質親見王話其事出玉堂閒話

偽王蜀葉逢少明悟以詞筆求知常與光憲偕詣術士馬處謙問命通塞馬曰四十已去方可圖之未及而苟

得即壽不永於時州府交辟以多故參差不成身事後充湖南通好判官未除前夢見乘船赴任江上候吏旁午迎入石窟覺後話於廣成先生杜光庭次忽報敕下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廣成曰昨宵善夢豈此謂乎自是解維覆舟於犍為郡青衣灘而死光憲自蜀沿流一夕夢葉云子於青衣亦不得免覺而異之洎發嘉州取陽山路乘小舟以避青衣之險無何篙折為逆流吸入青衣幸而獲濟豈鬼神尚能相戲哉

扶風馬譙病瞽厥父俾其學易以求衣食居於安陸鬻筮自給有一人謁筮謂馬曰子之筮未臻其妙我有祕法子能從我學乎馬生曰諾隨往境内陶仙觀受星筭之訣凡一十七行馬請爵里云胡姓名恬且誡曰子有官禄壽五十二幸勿道我行止於王侯之門馬生得訣言事甚驗趙匡明棄荆入蜀因隨至成都王先主嘗令杜光庭先生密問享壽幾何對曰主上受元陽之氣四斤八兩果七十二而崩四斤八兩即七十二兩也子官

中郎金紫五十而殞

偽王蜀時閬州人何奎不知何術而言事甚効既非卜相人號何見鬼蜀之近貴咸神之鬻銀肆有患白癩者傳於兩世矣何見之謂曰爾所苦我知之也我為嫁聘少鏍釧釵篦之屬爾能為致即立愈矣欣然許之因教之曰爾家必有他人舊功德或供養之具在焉亡者之魂所依故遺為此祟但去之必瘳也患者歸視功德堂内本無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紗窻乃重圍時他

人之物得非此乎遽徹去仍修齋懺疾遂痊何生末年自布衣除興元少尹金紫妻兼邑號子亦賜緋不之任便歸閬州而卒蓋預知死期也

偽蜀道士李曷唐宗姓也生於徐州而遊三蜀詞辯敏捷粗有文章因棲陽平化為妖人扶持上有紫氣乃聚衆舉事而敗妖輩星散而曷獨罹其禍先是曷作書召玉局揚得輝赴齋有老道士崔無斁自言患聾有道而託筭術往往預知吉凶德輝問此行如何崔令書地作

字乃書北千兩字崔以千挿北上成乖字曰去即乖楊

因不果赴而昺髙以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禍出北夢瑣

言

嘉州夾江縣人孫雄號卯齋其言事亦何奎之流偽蜀

主歸命赴洛時内官宋愈昭等當從行舊與孫相善咸

問將來升沉孫俛首曰諸官此去無災禍但行及野狐

泉巳來稅駕又曰孫雄非聖人耶此際新舊使頭皆不

見矣諸官咸疑之尒後量其行邁合在咸京左右後主

羅偽詔之禍莊宗遇鄴都之變所謂新舊使頭皆不見也

甘節精術數言無不中常恐人薦達每見人即作鄉音曰我但能蜀語耳順均賊亂雷太尉召使隨軍一日忽言曰太尉少避有賊至雷命備之良久有刺客從地道出

唐濮間有相者彭克明號彭釘觔以其言事必中也九隴村民唐氏子家殷富彭謂唐郎即世當不挂一縷唐

曰我家粗有田隴衣食且豐可能裸露而終哉它日江水漲唐望潭上有一兒在水中央乃脫衣泅水捉之爲汎波漂沒而卒

老學庵筆記李順獻誡非真者有蜀人言順逃至荆渚一寺有僧熟視曰汝有異相爲百日偏霸主何在此耶今年不死尚有數十年壽又云方順亂作有術士折順名曰只有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期而敗

史延壽嘉州人以善相遊京師貴人爭延之視貴賤如

一坐輒箕踞爾我人號曰史不拘又曰史爾我呂文靖公嘗邀之延壽至怒閽者不開門閽者曰此相公宅雖侍臣亦就客次延壽曰彼來者皆有求於相公我無求於相公自欲見我耳不開門我竟還矣閽者走白公開門迎之延壽挾術以遊無心於用舍故能自重如此出

王闢之澠水燕談

蜀有術士精於譚天尤善戲謔或以五行試其術荅云此人必食祿異時官至五馬咸強其筆於楮為証驗於

是索筆書云目今斂板鞠躬已見二千石在後衆譁然哂之且誚是乃挽米舟水手何謬言如是曰請細思之衆方悟為之一咲游宦紀聞

于世尊遂州人與一女皆預知吉凶數州敬奉捨財山積鏨鑿岩壁列為佛像所費莫知紀極節度使許公存以其妖妄㕥至府衙俾射覆不中殺之神色不變於其所居得五色文麻百馱其他錢帛稱是

集記清獻公知成都秩滿王局化道士李垂應送至彌

年鎮曰後六年再當來此相迎清獻强之至漢州不肯前曰漢州守聶友仲欲占命其人天獄星動故不敢見未幾聶果以公事下獄比清獻再守成都又六年矣李復至彌年相迎

志林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青城山客老人村壞其一竹床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床以某年月日造至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壊成壞自有數何以償爲孝先知

其巽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易軌革卦影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後五六年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眞偽不可知也聊復記之使後人知卦影之所自耳按志云孝先安仁人以經術顯名宿董正圖學舍壞其竹床也

丹淵集道士袁惟正字行之閬中人也其所住觀與余永泰山居相距纔百里予昔在鄉里時已聞袁君能用六十四卦推五行配六神使七十二煞言人禍福巳發

未兆之應一一若目見然竟未識袁君之面也後余典校中祕書幸與士夫遊近日往往有為予言道士自蜀來者善以爻象消息休咎嘗與某人占某事某事約時指日無不如其說郭景純管公明之流也予雖舊聞袁君之術甚精而未敢以是必為袁君以對之暇日納涼於城南道宇有道士出西廡下高顴廣顙狀貌恠偉肅予入坐堂上予因問所從來曰來自蜀問何以居此曰往年嘗以占驗得權貴人意遂喜以紫服奏我館我於

是問其術誰師而如此曰自在蜀時已得異人授祕記後復走天下東西南北殆遍聞某所有某人善此術者雖數千里必往咨焉質吾所學而遂無疑凡今所言若牛刀亟鏃見則洞然矣問其姓曰袁氏乃予昔在鄉里時所聞與近日士大夫為予言者袁君是矣遂與之往還一日詣予言諸友皆以字相稱我獨無敢以字請予曰惟正者君名歟夫正者道之所由立也凡在天地間涉形迹該事為者莫不保之以全其用者也或失之則

傾側邪辟靡雜乖盭於不善無不至矣今君方以是術有名于時為人信嚮如能正以行之守之以固不為利欲撓其心若莊遵李主之所為君之道高矣宜以行之為字袁君跽而言曰方外之人未聞此語幸而君子字我又因而規我敢不佩服以終世書以贈之嘉祐五年僧海淵蜀人也工針砭天禧中入吳楚遊京師寓相國寺中書令張士遜疾國醫拱手淵一針而愈由是知名既老歸蜀范景仁賦詩餞之曰舊鄉山水遶禪扃日日

山光與水聲歸去定貪山水樂不教䰟夢到神京治平二年化去張唐英貽以偈曰言生本不生言滅本不滅覺路自分明勿與迷者説劉季孫銘其塔曰資身以醫有聞於時餘幣散之拯人於危此士君子所難嗟吁乎師

志林蜀人單驤者舉進士不第顧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素問而别出新意往往巧發奇中然未能十全也仁宗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驤入侍有間賞賚不貲已而

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驤為朝官而兆已死矣

宋史皇甫坦夾江人善醫術高宗名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為則身安人主無為則天下治為太后治目疾立愈帝厚賜之一無所受復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善之書清靜二字以名其菴且繪其像禁中隆興初入朝孝宗稱為先生而不名坦又善相嘗言荆南帥李道中女必母

儀天下後果為光宗后

蜀中廣記卷七十八